



56年前在江津筛石子 半年挣下四位数存款

□罗安会



人生中，有些记忆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模糊，比如当年我们一家筛石子支援三线建设的经历。

1967年秋，几个大型工厂将在江津城北的临峰山下建新厂，三年内完成搬迁、修建、投产。县里要求江津沿江的几个镇组织待业青年、闲散劳力筛鹅卵石支援建设。

1 江心岛上父子兵

离江津上游川渝交界的朱沱镇不到三公里处，有一座约三平方公里的江心岛屿——秤杆碛，有半年枯水期露出江面。这个江心岛成为筛石子的“沙石库”。

当年，我居住的朱沱镇老街上，人口不足一万。计划经济年代，这里交通落后，木船运输为主，人们出行以步当车，街上只有几家传统铁器社、木器社、竹器社、织布社、酱园厂等小企业，多数居民无业，经济拮据。

筛沙石能挣钱——这对于镇上的人来说无疑是大好事。很快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几天工夫就有800多人报名去筛石子。我父亲虽是镇上集体商店职工，但支援三线建设任务重，单位一动员，父亲二话没说同意了，又回家动员我们三兄弟上岛。我和四哥安南是“老三届”毕业生，三哥安才在家待业，这下家里六个人，除母亲和幺妹留在家，我们四个男人上岛去筛石子。

长江水文，七涨八落九归潮。等到旧历九月，江水进入枯水期，朱沱人打响了“秤杆碛筛石子之战”。

天蒙蒙亮，父亲领着三兄弟，带上新购置的格筛、矿筛、洋铲、钢钎、掏刨，背着锅盆碗盏、柴火油盐粮食，汇入筛石子大军，踏着江边小路往秤杆碛进发。

天亮了，黑压压的人群已在河边排起长队，依次上船上岛。镇上的沙石队安排两只木船，每只能装60人，全部渡完需要两小时。

上岛后，在父亲安排下，我们在离沙石队设立堆场不远的地方，用鹅卵石围成占地约300平方米的领地，俗称“塘子”。先将塘子中的大鹅卵石集中放一块，然后一人用钢钎凿地，一人将凿松了的大鹅卵石往后甩，一人用掏刨将造松的沙石地有序堆码起，这叫办“塘子”。要保证生产量，塘子尤为重要。

建设方需要的鹅卵石分成二至四厘米和小于二厘米的英分石子。一吨石子价格3元多，一吨英分7元多。厂方会派人监管质量。建设方体恤下力人，委托沙石队每天收货，半月结一次账，不许拖欠工资。热络的现钱激发了大家的热情，人人不分节假日不分天气好坏，天天筛石子。

父亲年过半百但身体强壮能吃苦。我们轮流将沙石一撮箕一撮箕倒进摇筛，分离出二至四厘米以下的沙石，再挑到河边淘洗干净，这才合格。不久，四哥发现塘子挖深有江水倒冒，再挖深就形成水凼，这下不用挑石子到江边淘洗了。这方法很快在岛上传开了。

漫长的冬天，河谷地带的朱沱江边雨多雾多晴天少，大家仍上岛去挣钱。筛石子几乎都用原始工具，吃力又劳累。一次我去镇上木器社找人做一架新摇筛，经过粮站时，我见粮站粮食翻仓，用两层流筛过滤谷子，我豁然醒悟，立即跑到木器社找木匠到现场，木匠很快仿制了一台石子流筛。流筛很实用，可一次性将沙石和不合格的鹅卵石分离出来。很快，流筛在岛上传开。春节开会，镇领导授予我“支援三线建设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2 岛上虽苦人热情

岛上虽然苦累，人与人之间也有脉脉温情。一天下午，我见下院子60多岁的刘婆婆背着一背篋石子，摇摇晃晃地登上堆场排队交货，不由心生恻隐，便接过她的背篋直接过秤。镇上人都知她命苦，平时给人纳鞋底为生。这小脚女人早年丧父母，中年丧偶，一人将孙儿带大，可孙儿下河游泳再也没上岸……我父亲得知刘婆婆也上岛筛石子后，主动接她来我们塘子一起筛石子，安排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务，煮饭、洗碗、撮石子等轻活。煮饭：不过是红苕、玉米、粗粮饭，小菜咸菜下饭吃。关工资时，父亲按人平分，刘婆婆却坚持只要一半。

在岛上，晴天：头顶烈日；雨天身披蓑衣头戴斗笠；阴天算最好的天气。但无论刮风下雨，骄阳似火，大家没有停歇过，还是钱有魔力。

一天清晨，江边雾气升腾弥漫开来，视线不足3米，过江木船停航，一大片人在岸边一直等到十点左右，雾慢慢散去，人们赶忙排队上船。有人心切抢着上船，结果跳板断裂，有五、六人落水，被大家七手八脚拉上船。

一位女孩在深水中挣扎大喊“救命！”我四哥没多考虑就跳下冰冷的江中，一把抓住她，在大伙帮助下一起被救上船。

寒冬腊月，四哥冷得牙齿咯咯响，父亲忙脱下衣服给他换上。事后，镇领导表扬了四哥，说他是“见义勇为的好青年”。

岛上作业，随时可能遭遇危险：上船下船，人多拥挤落水；办塘子，鹅卵石丢弃时不小心砸伤人；腰脚扭伤、感冒生病……每天都在发生。

筛石子的人没有劳保，沙石队仅配备人丹、十滴水、红药水之类供伤者使用。

一天下午，快收工了，汤毛子几个还在办塘子，一下子挖到了英分窝子，一高兴就忘了末班船的时间。英分越挖越多，塘子挖了两米多深，江水开始倒灌。突然板结的沙石基脚松动崩塌，办塘子的人被埋。汤毛子大吼“快救人！”大家急忙把人刨出来，只见那人脸青鼻肿，脚杆鲜血直流，快晕过去了。

此时渡船已收班，停在江对岸。

汤毛子脱下衣裤跳进冰冷的河里，一口气游过对岸。他驾过渔船，很快把渡船弄过来，几个人将伤者抬上船，汤毛子又驾着木船向朱沱划去。船一到码头，他们背着伤员冲向诊所……当晚，镇领导闻讯表扬他：“做得好，救人要紧！”

这算是幸运的，有人连命都丢在了岛上。一天下午，交货人多，虎背熊腰的小伙李老么挑着担子上船，长长的跳板被压得晃悠悠的，李老么脚未踩稳，连人同担子直冲冲地落入水中，就这样被江水吞噬了。事后，厂方给予他的家人抚恤安慰。

春节前夕，我挑着100公斤石子从堆场准备上船。走上跳板，离上船仅剩两米时，跳板一闪，“咔嚓”一声扁担断了，我失去平衡跌入江中。幸好我水性好游回岸边，但腰杆疼痛难忍，送医院治疗、休息了半个月。

3 风吹日晒收获丰

江心岛屿外河江边一片繁忙。一排排木船、机动船依次等待石子上船。上船几乎由60多名搬运站的工人承揽，他们专业、力大，供应粮每月多吃四斤。有时厂方为节约成本，将秤设立江边，让筛石子的直接过秤上船。每天交货人群像蚂蚁搬家，匆忙往返于堆码船上与塘子之间。

啥都缺的年代，我身体单薄，又是重体力，生活吃得单调缺营养，肚皮饿得快，但还是咬牙坚持。后来有人在岛上搭起窝棚住在岛上，可节约赶路时间多挣钱，这样秤杆碛上渐渐有了烟火气息。我家三兄弟也在岛上用竹席、油毛毡、床板、谷草、木料等搭起窝棚，开始了岛上生活。

冬天夜晚，岛上十分寒冷，窝棚四面透风，盖厚棉絮也不御寒。我常被寒风吹醒，只能静坐在铺上，听江水流淌，听江风呼啸，听周围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、梦呓声、咳嗽声……

天晴的夜晚，满天繁星，寂静的岛上不时传来竹笛声、口琴声和歌声，驱散着筛石人心中寒冷与寂寞。而我埋头在煤油灯下看完了《红岩》《烈火金刚》《红旗谱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书籍。

岛上的早晨，袅袅炊烟升起，岛上人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，各个塘子又发出钢钎、掏刨、摇筛的撞击声……

劳动虽辛苦，报酬却可观。我家4人每人日均收入3元多，超当时工资3倍。要知道当年市场上鸡蛋3分一只，红苕8分一斤，大米1角3分8厘一斤呢。

经半年劳动，我两手磨起了老茧，皮肤变成古铜色，头发长、胡子拉碴，小伙变成了“中年人”。我家4个人的付出换来了全家人吃饱穿暖，家里添置了生活用品，还有四位数的存款。

大年三十，父母下厨弄了一桌大鱼大肉，全家人围桌而坐说有笑地谈论着未来的计划。夜晚，鞭炮在街上此起彼伏炸响，镇上人迎来了一个快乐年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正在岛上筛石子，突然接到镇上通知，安排我去民办小学教书。就此，我离开了秤杆碛，父亲与两个哥哥仍在岛上筛石子。

三年后，临峰山下的四家军工企业顺利完成了建厂搬迁任务。岁月不居。我为自己曾经为三线建设出过力、流过汗而感到自豪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、市散文学会会员，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

朱沱镇老街

朱沱镇全景
据重庆日报

